



风信子
纯美儿童文学

FENGXINZI
CHUNMEI ERTONG WENXUE

HEHUA

禾花

点点禾花，淡淡香。

王勇英/著





风信子
纯美儿童文学

FENGXINZI
CHUNMEI ERTONG WENXUE

HEHUA

禾花

点点禾花，淡淡香。

王勇英/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禾花 / 王勇英著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8.1

(风信子纯美儿童文学)

ISBN 978-7-5414-8949-5

I. ①禾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536号

出版人: 吉彤

策划: 吉彤 黄楠

责任编辑: 贾凌 王娟

责任校对: 杨小彤

责任印制: 廖颖坤

装帧设计: 唐剑

风信子纯美儿童文学

禾花

王勇英 著

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
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新闻出版大楼

电话 0871-64186745 (发行部)

0871-64178927 (互联网营销部)

法律顾问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 杜晓秋

排版 云南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刷 昆明骏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154mm×217mm 32开

印张 6

字数 70千

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14-8949-5

定价 21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: 0871-64109709

目 录



001/	没有朋友的孩子
018/	点点禾花，淡淡香
046/	禾花伤
070/	三停来了又走了
101/	那些阳光呀
120/	孤寂盛开，如花
141/	愿意被天选择去
165/	风送来的礼物

没有朋友的孩子

苦楝树下，站着禾花，提一竹篮青菜，抱一把山花，藏在花后俏小的脸上神情有些紧张。

三粒米、乌皮妹、单眼皮、二壁她们各提一小竹篮青菜从灯盏窝那边出来，一齐冷着脸依次从禾花面前走过。

“这是我摘给你们的山稔花和山菊花。”

禾花的热情即使在冷漠的她们面前也依然热烈如火焰，灼灼地燃烧。

“二壁——”

走在最后面的二壁从禾花面前经过时，禾花喊她。

二壁没理她。禾花跟上来，一直叫她：“二壁、二壁……”

二壁猛地站住，转头，看禾花的目光凶恶有力：“别叫



我，别跟来。”

禾花把山花往二壁的菜篮子里一放，看着她笑。二壁把那束山花从篮子里拿出来，扔到禾花面前。

“别理她。”三粒米在前边喊二壁。

禾花捡起山花，加快脚步跟上去。

二壁、三粒米、乌皮妹和单眼皮到乌龟湖洗菜。四个女丫一排儿蹲在河堤边。

禾花在离二壁不远的地方蹲下来洗菜。禾花刚蹲下，二壁就提起她的菜走到队伍的尾巴去。大家也往那边移去，离她远点儿。

“不要让我们的菜和她的菜挨得太近，吃了会像她阿妈那样成阿唱（疯子）。”三粒米提醒二壁、乌皮妹和单眼皮。

她们又紧张地挪远些。

禾花有点儿难过地低下头，刚才还留在脸上的笑容悄悄地跌落到河中，随着清水流去了。

二壁她们洗好菜，提着裤筒依次从禾花身边蹚着浅水走过。禾花默默地看着那几双被浅水淹没的白凉鞋、红凉鞋、黄凉鞋和蓝凉鞋。

一阵水声伴着水花溅开之后，那几双凉鞋远去了。

禾花转过身来，坐在没被水漫过的河堤上，把脚放在浅浅地铺在石板上的水中，用脚趾拦一下偶然随水流往下游的小鱼儿。河那边的沙坡地上的臭草，正是绚烂的花期，禾花现在的

心情却不能像花儿那样灿烂起来。

禾花很小的时候成天跟在二壁她们身后，但总是被她们驱赶。禾花好几次哭着回家找阿嬷（奶奶）。她阿嬷告诉她，她不会是阿唱，弟弟谷米也不会是阿唱，和他们一起玩的人也不会变成阿唱。总有一天他们都会明白的，等他们明白以后就会和她一起玩了。

禾花的豆角叔牵着牛从山那边下来，远远喊了禾花一声：“禾花，洗好菜了？”

“马上就得。”

禾花洗好了菜，提着菜篮在路边等豆角叔，然后跟在牛后面一起回家。

谷米坐在家门前的断墙头上，忧伤地望着祖宗堂的大门。

他和禾花的遭遇一样，被村里的孩子们歧视和排斥。小小年纪的他因为缺少玩伴而变得孤独，眼神有种让人怜惜的哀伤。

墙下有些找食的鸡群。两三只小鸡抬头好奇地看着谷米从墙头上荡下来的脚，不时伸长脖子，啄一下他的脚丫。

谷米看到豆角和禾花，眼睛里的光亮起来，直直瘦小的腰身朝他们喊：“豆角叔、阿姐。”

“阿嬷呢？”禾花问谷米。

“抱红薯苗去猪栏给猪当嚼头了。”



禾花把菜篮挂到屋门前的木挂钩上，转到露天井台旁的水缸边，拿起水勺打了一盆清水给豆角叔洗手脚。谷米机灵地从墙头上跳下来，从竹竿上拉下豆角叔的毛巾递给他。

“刚才有老师来我们村，叫人去上学。”谷米把这个新鲜事告诉豆角和禾花。

豆角漠然地“嗯嗯”几声，把整张脸浸入水盆中泡了一会儿，再猛地缩回来，用力闭着眼，甩甩头，水珠乱飞。

洗个冷水脸，清爽了。

“老师也叫你去读书了吗？”禾花问谷米。

谷米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豆角笑起来：“老师不会叫你读书的。谁不知道我们家的人是不读书的。”

下午。

大鸭子带着小鸭子从水塘上岸，一边摇甩着羽毛上的水珠一边迈着欢快的步伐回来。

坐在墙头上挑豆子的禾花看到鸭子回来了就对屋里的豆婆喊了一声：“阿嬷，鸭子回来了。”

豆婆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：“喂点儿薯皮和粥米。等下做记号。”

谷米进屋去拿剪刀。禾花用红薯皮和粥米将母鸭引到天井有水的地方。

“啼——啼啼——”

“啼——啼啼啼啼——”

这是村里人用来引家鸭的特别调调，第一声“啼”的声调要高高地抬升并拉得悠长，后两声或四声的“啼”声则声调压低并短促。

禾花把大母鸭引到天井。小鸭子也歪歪地摆着小步子跟来了。它们还太小了些，下天井时一步没够着就纷纷跌落下去，像小绒球儿滚着。禾花已经用水洗过了天井，干净的地板上还有积水，小鸭子们欢天喜地地趴下，用小小的胸部贴着水扑腾，站起来伸长脖子欢快地甩动着小小的尾巴。它们不停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，嫩嫩的叫声便响起来，心情好像无比地愉悦。

小鸭子还太小，暂时还不能喂谷粒和秕谷。禾花把装了薯皮和粥米的宽口木盆放到母鸭面前。母鸭并不急于吃，而是发出几声叫唤把它的孩子召唤过来。母鸭陪着它们一起吃，但它并不是真的吃而是把食物嚼在嘴里咂巴一下吐出来给小鸭子吃。小鸭子喜欢成堆地挤在母鸭子身边，小嘴儿一齐伸到大嘴儿旁边抢被嚼过的食物。小鸭子和小孩子一样都喜欢从妈妈的嘴边讨吃的。

禾花蹲下来，摸摸它们说：“吃吧。吃得饱饱的。”

谷米把剪刀拿来了。豆婆跟着也来了，让谷米把剪刀给她。她不放心的谷米剪小鸭子的绒毛，怕他下手不准，把小鸭子



剪伤了。

母鸭小时候也被豆婆剪过记号，它很配合地卧在天井的湿水边温和地看着它的孩子还有豆婆他们。天真活泼的小鸭绕在母鸭身边，它们虽然走来走去，却不会走远。还有点儿胆怯的它们知道跟在妈妈身边才最安全。

豆婆摸到天井边的一块硬泥地，粗略地拍了拍就坐下来。谷米也挨着豆婆坐下来。禾花蹲在天井边，她是负责捉小鸭子递给豆婆剪记号的。禾花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小家伙们的小脑袋，越看越爱。禾花觉得像小鸭子、小鸡儿、小狗儿、小猫儿、小牛儿……都特别惹人爱。小小的它们好像在盼着别人去关心去疼爱，那副真诚地等爱的模样总会莫名地牵动别人的心，于是就得到了很多爱。

禾花把一只走到她脚边张着小嘴轻轻地啄她的脚趾的小鸭子捧起来，递给豆婆。豆婆把这个小家伙放在大腿上，用那粗糙的手掌轻轻地抚了一下鸭子，从脑袋开始摸，沿着脖子到背部再到尾巴，又从肚子摸到小脚。她的眼睛看不见，只能用手掌抚摸它，以手的感觉当眼睛去审视它一遍，从而记住它的样子。豆婆也是以抚摸的方式来记住她每个亲人的样子。

“小乖乖，阿嬷给你剪个记号，好让村里人知道你不是他们家的鸭子，好让你不被人捉错了，好让你不走丢了……”豆婆轻声细语地对小鸭子说。同时她那枯老的手指在小鸭子的头顶处来回滑抚几下，抚定好了位置，左手的无名指和小

手指间夹起一点点绒毛，随后操起剪刀轻轻地剪了一小撮绒毛。豆婆的刀法是很好的，一剪刀下去正好就是一道弯月形的标记。豆婆把剪了记号的小鸭子放到脚跟下的地面上，点点它的小屁股说：“去你阿妈那里。”小鸭子便展开不多的一点儿翅膀，朝母鸭子奔去。禾花再把第二只小鸭子递给豆婆。

禾花羡慕豆婆的技艺，吃惊阿嬷为什么一剪刀剪下去就能剪出神奇的弯月形。她也很想试试，但她还不够自信，感觉自己还不能把小鸭子的记号剪好。

阿唱突然挥动着一根龙眼树枝跑回来，大呼小叫地说：“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……老师叫人读书……”

阿唱从他们身边奔过，朝前头的一条老巷跑去，一路上继续呼喊。

豆婆伸长着脖子，轻轻地说道：“那是有钱人才能读得起书哟。”

禾花知道她家供不起她读书，不过她也没有过读书的想法。

阿唱很快又沿原路折回来，然后从村祠的第三殿堂穿过，跑到最后面的大殿堂，再从右边的一处巷门出去，到了上高屋的巷道，从奇梅家门前的后院走过，大声对住在上高屋的每家人说：“老师又来我们村了，来叫人读书。”

那些人都笑着看她。高老三顺口问了一下阿唱：“老师也叫你去读书？”

“无无无无。我不读。老师叫人读书……我不读……”阿唱说着又机敏如猴般地疾走而去。转眼她就走出了上高屋的小院落，转到屋角头的龙眼树下，从一处泥坡跳下去，到了竹角。

那里已经聚了很多入。

村小的文安校长和一个年轻男老师来动员家长把适龄孩子送去读书。同时他们还来宣布一个让全村人激动的消息——现在到村小读书的学生全都免收学费。向来习惯了上学就要交学费的农村人好像一时还不敢相信。

人们互相摇头说：“有这种好事？”

文安校长和那名男教师带着教委发下来的文件，可是村民们对那些文件不感兴趣，主要是不能完全懂。文安校长和那名新老师只得一遍又一遍地解释，这是国家实行的义务教育，对农村小学的学生全免学费。

人们乐于让孩子读书，反正不用交钱，不读白不读。

原来没有送孩子读书的人家现在都答应让孩子上学了。文安校长是个负责的人，他希望国家的这个好政策能让更多农村孩子享受到，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应该受教育的孩子。当阿唱探头凑近时，他问她家有没有孩子要读书。文安校长的话刚说完，在场的人都笑起来。很多孩子争相告诉他，阿唱生有两个孩子，不过他们家的人是不读书的。文安校长说没有谁天生是不读书的，以前不读是因为没有钱交学费，现在不用交学费就

能读了。

文安校长要去阿唱家，孩子们跟着去起哄。

“打一鼓，看有谁人知不知：一个村有一家屋（一家人），一个哑巴，一个瞎婆。有一只瓜，不是冬瓜是金瓜。金瓜是个什么瓜？推车摇铃收破烂的杂货郎；有一只角，不是台角（桌角）是豆角。豆角是个什么角？拐着一条腿，一脚高高一脚低，牵着瘦牛荡山坡；阿唱唱的不是歌，爬树翻山快乐猴；还有一个娃，头发乱乱脸花花，呀，禾花也是花？又有一个娃，哑巴尖角一粒谷，呀，剥去谷壳也是米？这是哪一村的人？哪有谁人能不知？龙田村的人。这是哪家屋的人？哪有谁人能不知？豆婆屋的人。”

这是闻名全村的村谣。村里人人都知道这首村谣是编来嘲弄禾花全家人的。

阿唱也在人群中高声叫嚷：“哟哟哟哟——老师来我家。哟哟哟哟——老师来我家。”

豆婆一家人在村里向来不被村里人关注，今天突然有一大堆人拥着两个老师来了，他们倍感吃惊。

禾花和谷米缩在豆婆背后，探出一半脸睁大眼睛静静地看着文安校长和那个老师。文安校长把免收学费读书的消息告诉豆婆。豆婆说家里主事的是他们的阿爸金瓜，读书的事得由他决定。



禾花和谷米自懂事以来，家里一直没有来过客人，甚至陌生人。刚才老师的到来，终于让他们品尝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欢喜。

“阿姐，我们家也有客人来了。”谷米对禾花说。

他把老师当成尊贵的客人。

“是呀。老师居然也知道我们家，知道我们。”此时，禾花觉得老师是最好的人。

豆婆把最后一只做完记号的小鸭子放到地上，让它走到鸭群里去，然后对禾花和谷米说：“老师当然知道你们。老师眼里，全大车的学生都是一样的。”

“老师不像他们那样也认为我是阿唱妹，弟弟是阿唱子？”

禾花拉住豆婆的手问，焦急地想得到肯定的答案。谷米蹲下来抬头看豆婆，和禾花一起仰起小脸看他们的阿嬷。

“当然。你本来就不会是阿唱妹，你弟弟也不会是阿唱子。”豆婆伸手摸摸禾花的脸，又摸摸谷米的脑袋。

“去吧，去塘头边的地坪跳绳。那里不是有人在跳着吗？”豆婆再一次鼓励他们勇敢地走出去跟村里的孩子们玩。

禾花从屋檐前的挂钩上取下一条长长的秆蛇（跳绳），往肩上一搭，就往外跑。谷米飞快跟上，也伸手过去帮托一下秆蛇。

禾花和谷米心里盛装着这么一份大大的欢喜，想让那些人

知道在老师眼里他们不是阿唱。

塘水边的那片空地上有一群小女丫在跳秆蛇，两个两个地摇秆蛇，三五个成一队依次穿入，变换不同的花样跳跃。有些调皮的小男子不时从某个角落里突然蹿出来，冲过去捣蛋一下，然后被女丫们满村追打。

笑闹声阵阵传来。

禾花和谷米姐弟俩带着灿烂的笑容刚一出现，那些欢闹着的人很快就安静下来。那些人先是吃惊地看他们，不知道他们为何笑得这么开心。随后，吃惊的表情就被厌恶取代，那些人不想跟他们玩，不喜欢他们突然出现，哪怕带有天大的高兴事儿出现也不行。

单眼皮努了努嘴，对乌皮妹、三粒米和二壁说：“又来了。”

“你们在跳秆蛇呀。”禾花实在想不到更好的话来搭讪。

“没带眼看？”二壁恶声恶气地说。

禾花抱着秆蛇，和谷米一起走到二壁她们面前，想和她们一起跳。

“我们也一起跳吧。”禾花的笑容依然热烈。

三粒米对摇绳的那两个女丫一招手：“停。”说着带头往打谷坪那边走，“走。”

她们离开，换地方跳秆蛇。

禾花和谷米又转到另一队人那里去，想加入她们。姐弟俩无论走到哪里，受到的冷遇都是一样的。原来在这里跳秆蛇的女丫们纷纷撤离，到别的地方去跳。有些人到了打谷坪，有些人到了门楼，有些人去了勾腰树下，有些人去了竹角，有些人去了龙眼树下的石板上。

塘水边只留下禾花和谷米。

远处的女丫们又在跳秆蛇，她们的笑闹声随风传来。禾花和谷米眼巴巴地看着，很想加入她们，和她们一样快乐地玩耍。

“阿姐，我们还去吗？”谷米问禾花。

“我们在这里跳吧。”

禾花把秆蛇的一头拴在塘头尖眼家立起来支撑晒衣杆的木桩上，自己拿住另一头，摇起秆蛇，让谷米先跳。谷米跳一阵，换禾花跳一阵。姐弟俩玩得也很开心。

他们的阿妈——阿唱从水井那头呼啸奔来，一手拖着一把生竹枝，一手提着宽松的大裤头。她走到禾花和谷米身边时，突然站住。她认出这两个是她生的孩子，她站在旁边微笑着看，笑起来嘴巴有点儿歪，眼角有点儿斜。

禾花每跳一下，阿唱就拍拍手，为她欢呼：“好……好……跳跳……”

“你也跳。”禾花对阿唱招招手。

阿唱扔掉竹枝，扑过去学禾花那样跳。她跳不好。她的脚

不是踩了秆蛇就是被秆蛇绊住。禾花换谷米跟阿唱一起跳，由她来摇绳。

母子三人自得其乐，玩成一团。

别人远远看过来，说这三个人都是阿唱，傻呵呵地玩。

在别人眼里，阿唱是肮脏讨厌的疯婆子，但在禾花和谷米眼里，她是他们最好的阿妈。在别人眼里，禾花和谷米是让人嫌恶的小阿唱，可是在阿唱眼里，他们都是她最宝贝的孩子。

别人体会不到他们的快乐，只是冷眼在旁边看他们像傻子一样玩闹。

二壁、三粒米、乌皮妹和单眼皮她们和很多孩子一起站在打谷坪这边的水塘旁，隔着塘水看正在跳秆蛇的禾花、谷米和阿唱。

“他们怎么乐成那样？”二壁说。在她看来，禾花他们那家人是不会像别人那样发出快乐的笑声的。

“傻！”三粒米说。

“阿唱生下来的孩子也会是阿唱。看看，都傻到一块儿去了。”乌皮妹说。

这时候有个小男子突然探头过来插了一句话：“禾花和谷米两个之中一定有一个会变成阿唱。”

二壁她们不屑地扫了这个多嘴的小男子一眼，一齐哼他。

“老掉牙的话你还当新鲜牛粪拾起来当肥？”二壁嘲笑他。